

榮譽會長
溫文儀先生, BBS, JP

榮譽委員
蔡潘若棠女士
岑大衛先生

榮譽總幹事
李文烈博士, MH

執行委員會

會長
區環智女士, GBS, JP

副會長
黃紹基先生

義務秘書
梁甜昭先生

義務司庫
尤好心女士

義務法律顧問
梁雲生律師, JP

委員
葉嚴仁敏女士
紀文鳳女士, GBS, JP
李志浩先生
李文烈博士, MH
吳志源神父
鄧惠雄先生
雲維庸先生

Honourary President
Mr. WAN Man-ye, BBS, JP

Honourary Members
Mrs. CHOI POON Yeuk-tong Stephanie
Mr. David SHUM

Honourary Executive Director
Dr. Peter John NEWBERY, MH

Executive Committee

President
Ms. AU King-chi, GBS, JP

Vice President
Mr. WONG Siu-kee Kent

Honourary Secretary
Mr. LEUNG Tim-chiu Richard

Honourary Treasurer
Ms. YAU Yu-xin Amelia

Honourary Legal Advisor
Mr. Vincent LIANG, JP

Members
Mrs. IP YIM Yan-mun Bonny
Ms. KI Man-fung Leonie, GBS, JP
Mr. LI Chi-ho Paul
Dr. Peter John NEWBERY, MH
Fr. NG Chi-yuen Joseph
Mr. TANG Wai-hung
Mr. WAN Wai-yung Alex

丁酉仲夏

各位好友：

在我們所處理青少年的個案中，阿娟的並不算那麼特別。她的父母在她很小的時候已經離異了。阿娟跟着母親過活。她的母親是剛從內地來的，十分年輕，還帶着一個比阿娟略長的女兒。她因為要工作，所以不能照顧兩個年幼的女孩。後來她告訴我們，情況實在是很絕望的。又因為沒有受過教育，常常毆打那個兩個小女孩。鄰居向警察報案，所以阿娟從三歲起，便要過着院舍的生活。

跟着來的九年，阿娟生活在不同的育嬰院、寄養家庭和宿舍。因為要適應不同的照顧者，因此她之所以不能和他們建立良好關係，實在不足為奇。

後來，在母親同意下，阿娟「回家」了。她以為終於找到了一個「家」。但她母女倆的關係就因為阿娟對母親抱着曾遭遺棄的怨恨而荼毒了。而母親也用同一個方法去控制她，於是她倆的生活就好像一場又一場的鬥爭。阿娟帶友人回家，故意搗亂來威脅母親。而母親就斷絕給她零用錢和威脅要遺棄她。母親有一趟寫了一封信給她，講出自己感受，但阿娟依然故我，一樣地夜歸、逃學和發大脾氣來對抗任何的挑釁。她開始和黑社會聯羣結黨，打鬥和收保護費。當她覺得不快樂時，開始刑自己的手腕，帶來快感。

阿娟只是上了一個學，便失蹤了。老師覺得她很麻煩而又不想理會她。學校要她完成了所有的功課，才重新接納她。弄得她哄堂大笑。然後不再踏足學校。於是駐校的社工把她轉介了給協青社。

當她來時，顯而易見對新環境是十分緊張。她失眠，還多次刺傷自己以表示十分勇猛。她堅持塗脂抹粉和穿厚厚的高底拖鞋，她沿用自己的一套——利用她從街上學回來的黑社會技倆。還鼓勵其他宿友去激怒職員，弄醒其他人。又不肯做家務。當母親來探望她時，她們會爭執，她會發大脾氣，又叫又鬧的收場。

每次見面我們的社會會平心靜氣地一件事還一件事的輔導她。漸漸地我們發現她的所謂的麻煩行為只不過是她由年幼時開始，用來保護自己的方法，因為她恐懼被遺棄。那麼社工使用另類的各種方法：社工答應她，當她不快樂的時候，她可以不起床，也可以大被蓋頭，自言自語地呻吟，然後社會在她的附近，給她安全感，這個方法成功了。

有一天，她發現了協青社的嘻哈跳舞學校，她也想學習，她學得不錯。很明顯地她是喜歡表演，喜歡掌聲和讚美，所以在我們每年的「家庭日」安排地參加演出。她每天都訓練許多次，而得到院友和職

員的讚美。她喜歡看自己的錄影，也學了不少的技倆。嘻哈學校的導師的熱情讚美和鼓勵和她以前學校老師的冷酷，成了一大對比。

漸漸地，她不再塗脂抹粉，而衣着也和其他女孩子相近了。她不再和街上的黑社會聯繫。她願意講出自己的心願和喜好。一如社工們所說「她已卸下盔甲了。」

她和母親的關係，稍有進展(事實上，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她痛恨母親，但又想得到她的讚美。所以她決定要完成母親的一個夢想；她會完成中三課程。得到社工的幫助，她重返學校，但她先要完成中二，而下一年她答應校方會完成中三。她的母親驚訝不已。

阿娟的另一個目標，就是加入已被列入青年奧運 2018 項目的嘻哈舞蹈組。學校也願意給她時間去練習，而校內的舞蹈老師也幫她一把。

最新的情況是她希望成為協青社嘻哈學校的一個跳舞導師。而可能的話返回舊校去教該校的同學。除了舞蹈之外，我想她一定有別的可以教導他們。

西諺有云，「只是結局才是最重要」。阿娟的夢想要成了跳舞導師是可能發生的。因為很多成功的例子已發生在早一輩的男孩女孩身上。而阿娟那麼粗暴的開始，她實在已經有大大的進步了。我們祈求給阿娟一個光明的前途。

暑假快來了，我們的職員會非常忙碌。我謹向您們呼籲，給阿娟和其他我們在協青社偶遇的年青人，一個慷慨的禮物，而他們得到了我們職工的支持和鼓勵，可以重新開始，迎接一個樂觀的未來。順祝

近安



李文烈謹上
二零一七年六月



蔡潘若棠翻譯